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BY

佛 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2

(全一百冊)

定價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Wilhelm Geiger 著

本書譯者：李榮熙 等譯

主 編：藍 吉 富

發行人：朱 蔣 元

出版者：華 宇 出 版 社

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 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 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行政院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新聞局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2

佛教語言論集

威廉·蓋格 等著
李榮熙 等譯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借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七十二年十一月於台中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學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
生
云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岩 七十二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永惺大師序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受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

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一九八六年歲末於香港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七十五年八月於台中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濶；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董若官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出版前言

佛教發源於印度，綿延發展數千年，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其所產生的佛典，數量之多，是其他世界各大宗教所難以比擬的。

分佈在各地區的佛典，都譯成各地區的本土語言在傳播著。譬如在中文、西藏文、中亞語言、東南亞語言、日文、韓文等文字圈裏，都存有汗牛充棟的佛典。這些佛典雖然也有譯自其他文字的，但是究其最初根源，當然都來自印度語文。在印度，用來記載、撰述佛典的文字，並不僅是單純的一種而已，至少，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等三種語文都曾被應用過。從上述這一簡單的陳述，至少會使我們粗略地理解，佛教的語言問題是相當複雜的。要研究印度佛教，要理解釋尊的教理及其歷史發展，對佛教的相關語言，是不能忽略的。

本書收集的是與佛教語言有關的七篇論文。內容包含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文法，以及有關原始佛教語言問題的論辯文字，與漢譯音譯對照表等。雖然不是佛教相關語言的全部，但至少對記載大小乘佛典的梵文、巴利文問題，已提出若干釐清概念的看法。相信對有意研究佛教語言的讀者，會有若干啓

示作用。

必須向讀者致歉的是，七篇之中，有部分文字是創作式的，並非翻譯，與「譯叢」的體例不合。其所以收載於此的原因如下：季羨林先生的「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一長文，內容涉及到第四篇 F. Edgerton 的「佛教混合梵文導論」一文的不同看法，收錄在這裏，可以使讀者知道兩位國際知名的佛教語言學者的論辯大略。金克木先生的「梵語語法波你尼經」與無憂先生的「巴利語文字簡況及其他」，論述的都是中文資料所無的佛教語言資訊與歷史，將這兩篇文章介紹給讀者，與「譯叢」之輸入外國佛教文化成果的初衷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一併刊載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目 次

一、巴利語之起源……………威廉·蓋格著／李榮熙譯	1
二、試論「巴利」(Pāli)一詞的含義……………	
瑪努摩漢·戈息著／李沛思譯……………	11
三、巴利語文字簡況及其佛典……………無憂著……………	19
(一)巴利語的文字問題……………	21
(二)各種文字的巴利三藏典籍……………	29
(三)巴利三藏分類……………	33
四、佛教混合梵文導論……………佛蘭克林·愛哲頓	
(Franklin Edgerton) 著／陳美冶譯……………	37
五、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季羨林著……………	87
自序……………	89
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98
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兼評美國	
梵文學者佛蘭克林·愛哲頓的方法論……………	114
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154
中世印度雅利安語二題……………	224
(一)再論中世俗語語尾 -am > -o, -u	
的問題……………	224

(二)巴利文與不定過去時·····	238
六、梵語語法〔波你尼經〕·····金克木著·····	247
(一)引言·····	249
(二)〔波你尼經〕的體例·····	260
(三)〔波你尼經〕的語法體系·····	292
(四)〔月光疏〕的體系·····	330
七、兩部漢譯「俱舍論」中的音譯對照表·····	
·····高橋 壯·····	355

巴利語之起源

威廉·蓋格 著
李榮熙 譯



巴利語之起源

巴利語即記載流行於錫蘭及後印度之三藏聖典，及其附屬作品之語言。「巴利」一詞之含義為「典籍」或「聖典」。通常以巴利一詞代表巴利語者，實為「巴利巴沙」（巴利語）之簡稱而已。

巴利語為古代普拉克里語，即中古印度之一種俗語。其特點正與區別中古印度語及古印度語之特點相同。然巴利語非直接由梵語演變而來者。因其中有若干特點暗示其與吠陀典籍有密切之關係。作巴梵二語字形之比較研究時，必須注意此點。蓋巴利語非從梵語直接演變而來，而係後起獨立之字形也。

巴利語非一種單純性質之語言。若干雙形字顯示其為一種混合性的語言，含有大量之方言特殊性。巴利語之發展階段，每一時期皆清晰可辨。其發展階段有四：

一，伽陀語言階段。伽陀即頌文也。其性質甚為複雜，一方面含有許多古代白話語字形，另一方面則含有大量巴利語所獨有的新字形。此種新字形與古字形參雜並用。有時為適合韻腳需要，而決定採用某種字形，尤其在古頌譯成新頌時，則大量採用古語字形

，以求接近於原文。

二，經典散文語言階段。此一階段較之前一階段更爲單純一致，古字形漸次減少，有時則全然消失。採用新字形已非如最古時期偶一爲之而已，而須按照嚴密之法則使用字形。

三，後期散文語言階段。如那先比丘經及其它重要論疏等。此階段仍以經典散文爲基礎，而反映出精湛博學之字形使用規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間之區別，大於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間之區別，第三階段之特點爲進一步限制使用古語字形。

四，後期詩歌語言階段，此一階段已全無同類型之性質，此一階段之作家毫無辨別地從較古或較近文學作品中，獲得巴利語之知識及借用白話字形。彼等傾向於擬古主義及梵文主義之趨勢，在不同情況之下多少有所流露。

目前一致公認之意見，以爲巴利語爲一種多種方言混合而成之語言。克恩氏曾強調指出此點。明那耶夫氏之意見亦與其相近。然孔氏曾正確地指出：如僅僅指出巴利語爲人爲的語言，則其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即使其爲人爲的文學語言，從各種方言中吸取材料，但其本身必有一特殊方言以爲基礎。」現今對巴利語之問題爲：作爲巴利語基礎之語言，究竟發源於

印度何地。

根據錫蘭流行之傳說，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亦即佛教興起地區之語言。此點至爲主要。蓋以此論點爲依據，佛教傳統則宣稱巴利語三藏係用佛陀本人之語言所記載。因此，較之其它文字記載，唯有巴利語藏能代表原始典籍。據此理由，摩竭陀語亦名爲「木拉巴沙」（原始語），爲最初肯定佛語之語言，而其它文字記載則被認爲係次等記述。

但亦有有力論據，否認巴利語爲摩竭陀方言，或係以摩竭陀語爲基礎演變而來者。吾人根據文法家、銘文及戲劇中所知，摩竭陀語之主要特點，巴利語中俱無。根據若干字音字尾之變化，柏樂天及拉蓀二氏反對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之論斷。

韋斯特加德氏，繼之有孔氏，認爲巴利語爲烏加依利之方言，因巴利語與幾拉爾之阿育王銘文所用之語言有更密切之關係也。又因烏加依利方言據云爲赴錫蘭傳佈佛教之摩晒陀所用之方言。弗蘭克氏根據另一研究方法，亦得到同一結論。弗蘭克氏剔除所有根據語言學上之特點，認爲不能成爲巴利語之基本語之各主要即印度方言，而最後結論，認爲巴利語之發源地爲「文德山脈中部以西之區域中，其面積必不狹窄之一地區。」依此而論，則烏加依利爲巴利語擴張之

中心，亦非不可能。苛腦氏亦認爲文德雅區域爲巴利語發源地。苛腦氏之意見以爲巴利語與佩夏西語有密切之關係。彼異於以前之研究此問題者，不在印度西北，而在烏加依利地區，尋求佩夏西語之發源地。

奧登柏氏則認爲巴利語爲卡林加國之方言，並認爲摩哞陀及其佈教團之傳說不符合史實。彼以爲佛教及三藏之傳入錫蘭，應爲錫蘭島與鄰近大陸在長時期之交往過程中所傳入。至於巴利語之字體，奧登柏氏則與堪達幾利銘文之字體相比較，彼之意見以爲二者有某些要點相符。穆勒氏亦認爲卡林加國爲巴利語發源地。彼之結論以爲最先遷入錫蘭之移民，應爲錫蘭島對面大陸上之居民，而不應爲孟加拉或其附近區域之居民。

由此而論，巴利語之基本方言之發源地究在何處，尚無一致意見。因此，溫底斯契氏及作者本人轉而採納舊時傳說，認爲巴利語爲摩竭陀語之一種方言，亦即佛陀本人說法所用之語言。此種佛語顯然並非當時流行之方言，而在佛陀時代以前，由於印度各地交往之需要，業已產生一種高等有文化階級之語言。此種通用語言必然包含各種方言之要素，然亦必無最無規則之方言特點，其性質亦必不單純。摩竭陀人之說法如此，而苛沙那人阿萬提人之說法又如彼。正如今

日德國烏登堡、沙克遜、或漢堡地域文化人士所用之高地德語，各有其不同之特點。佛陀雖非摩竭陀人，但其主要活動地區為摩竭陀國及其附近區域。因此佛陀所用之語言，必然帶有摩竭陀方言之特殊色彩。因之巴利語雖已無摩竭陀語之重要方言特點，但仍可稱之為摩竭陀語。正如溫底斯契氏所指出，在佛陀示寂以後，必有一新語言自佛陀所用之語言中演變而出。曾有人企圖以確實可靠之方言，保存佛陀教義，並用此方言記錄其它各地寺院著作，此等著作亦逐漸成為聖典之一部分。摩竭陀語為佛教聖典用語，溫底斯契氏亦提及耆那教經典用語，即阿爾沙語。阿爾沙語亦名半摩竭陀語。半摩竭陀語與摩竭陀語之區別，正與巴利語與摩竭陀語之區別相同。另一方面，作者本人亦發現在阿爾沙語及巴利語字彙及語言形態學上，有若干極堪注意之相同點。因此巴利語亦可被認為係一種半摩竭陀語。目前流行之意見有認為巴利聖典係由另一方言翻譯而成者（路德氏認為係從古半摩竭陀語譯出）。然作者本人尚無論據證實此說。根據以下臆說，可完整解釋巴利語之特點：（甲）印度各地方言，逐漸發展而形成；（乙）數世紀以來，長期口傳耳受之傳統方式；（丙）聖典係在各個不同地區所記載而成。

作者以爲不必驟然摒棄傳統論點，而應認爲巴利語雖誠然非純粹之摩竭陀語，然係以摩竭陀語爲根據之一種通俗語言，且爲佛陀本人所用之語言。因此，巴利語典籍似可稱之爲反映原始形態佛陀教義之作品。但如能證實巴利語典籍係由其它方言翻譯而成者，則上述論斷自可駁倒。勒菲氏雖曾企圖作此證實，然彼所舉各點，作者認爲並非完整無懈可擊。

如巴利語確係佛陀所用之摩竭陀語，則巴利文典籍應認爲係最可靠之佛陀教義。有謂佛陀可能自始即在印度各省用各地方言說法者，此錯誤之論斷係自律藏小品引申而來。小品載有比丘二人向佛申訴，僧衆來自各地，有用各自方言曲解佛語者，並請佛許將佛語譯成梵文頌文以資統一。但佛不許所請，並謂：“*Anujanami bhikkhave sakaya niruttiya buddha-vacanam pariyapua itmn.*”據大衛氏及奧登柏氏之譯文，其意爲：「比丘，我今許汝，各自用其方言，學習佛語。」然據覺音尊者之譯文，其意應爲：「我今示汝，佛語應用其自己之方言而學習之。」（意謂佛陀所用之摩竭陀語。）余反覆研究此段文字，認爲應採納覺音尊者之譯意。該二比丘及佛陀本人決不致考慮及在不同情況之下使用不同方言說法。現今之問題在於佛陀之語是否曾譯成梵文。然此事曾爲佛陀所

巴利語之起源

不許，正如上述引文所說。此段引文之真意在於指明，除佛陀本人所用之語言外，佛陀不致使用其它方言說法。蓋印度之傳統精神皆如是也。由此可見，佛陀住世之時，人們即已慮及採用何種方言使佛陀教義傳之後世而無訛誤。佛示寂後，衆弟子等之焦慮更可想見矣。總之，記載佛語之文字爲摩竭陀語，然根據傳統說法，稱之爲巴利耳。

——譯自「巴利語及其文學」

編按：本文譯者所用譯名，常與一般譯名不同，
請讀者注意。